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後紅樓夢
第二十二回 熏風殿賜坐論丹青 鳳藻宮升階披翟■

話說賈政因寶玉蒙聖上恩典，不次超升，思量教訓他一番。王夫人、黛玉卻只護著寶玉，口裡雖則答應，心裡便十分地不然。到了寶玉回來，賈政先設了香案，叩謝了天恩賞賜，恭恭敬敬地將御書供起來。隨即領了寶玉到家廟中行過禮。回進府中，寶玉先到了內堂，替賈政、王夫人磕過頭，隨後大家上來道了賀。寶玉便垂了手站在旁邊。賈政先打量他一番，倒還謹飭得很，不露出一些輕狂之態，心裡暗暗地想道：「也還虧得我教訓得嚴，也不知他背了我，到別人面前可還守著這個規矩？」就冷笑一聲道：「寶玉，你不要糊塗了，你說今日的聖恩高厚，真個是你的學問上來的麼？你同衙門許多前輩老先生不用說了，就是一輩的新進，做得你老師的也很多在裡頭，你當真地考得他過？就算略略有些見識，暫時間合了聖意，你可知道文有一日短長，你這個寸長，哪裡遮得住百短。我很知道你的心兒：從今以後，當今也誇過的了，天下還讓著誰，好不搖擺兒。我瞧你搖擺的高興，再一考就考下來了，求著留個館兒統不能夠的，這才好呢。你往後果真向上，實實在在地做個溫故知新的工夫，遇著有學問的到處虛心，也不敢心肥眼大，就不能巴急上去，只能夠守定了，便算過分。你一輩子的事情也完，我還想你什麼。聖上萬機之暇，文思光照，很留心你們這個衙門。你自己瞧瞧，什麼個材料兒，聖上拔你到這個地位，想起來也夠你的戰慄悚惶。況且你這個人除讀了幾句書，還懂得什麼。而且天下太平，做臣子的除了頌揚熙皇，還有什麼事情夷以仰答萬一。你除了這幾本書，連饑飽寒暄通不知道，可笑得很，算個什麼人兒。我做老子的教訓著你，你想想，天下有學問的人也不計其數，就這曹雪芹老叔，你哪件上望得見他，他那麼著，你這樣，你往後見了他更虛心到什麼分兒。我告訴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，記得不記得？」寶玉就連忙打千，答應知道，答應記得。賈政點點頭，就立起來走出去了。寶釵、李紈等俱各歎服。只有王夫人、黛玉心裡說寶玉這樣聖眷，倒惹得老爺教訓了一番，心裡頭只怪得賈政太過了。王夫人便帶笑，攙了寶玉的手，說道：「孩子，大家誇你，你老子倒反這樣教訓你，可知道，也是疼的意思罷了。今日你也辛苦夠了。」

王夫人就瞧著黛玉道：「大姑娘，你們也疼他，大家同去玩玩吧。」黛玉眼圈兒也紅一紅。寶玉只嘻嘻的笑著，飛跳地去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這個淘氣的，你們瞧著他。」黛玉、寶釵等也就到園裡。正走到怡紅院，只見寶玉站在那裡盡著招手，道：「好妹妹、好姐姐，快快地來，咱們就在這裡頭玩兒吧。」

一群姊妹就說說笑笑地進來。寶釵就帶著笑拉黛玉道：「太太只說的大姑娘疼他，又怕大姑娘不好意思，搭上個『你們』兩字，而今我們是不會替他玩，請一個疼他的大姑娘替他玩兒吧。」黛玉也笑一笑道：「好個寶丫頭，連太太的話統駁回了。你原是個尊重的道學人兒，不會玩，不過尊重得很，又添出一位尊重的小哥兒。我們倒不……」黛玉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急得寶釵要支支她。黛玉就住了口，只管笑。探春笑道：「林姐姐，原舊是個辣嘴兒，寶姐姐，你倒招她做什麼？」只把個寶玉笑得打跌。寶琴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叫我們到這裡，有什麼瞧？」

寶玉道：「正是了，不是晴雯說我也不知道，大家過去瞧瞧那一樹的海棠花，樹頂上發起一大枝花，就開滿了，奇不奇？」眾人一齊去看，個個稱奇。李紈道：「寶兄弟，翰林是天下文章之府，你做了翰林的頭兒，恰好應了個上林一枝。」眾人都說大嫂子說得巧得很。眾人正在那裡徘徊，只見入畫、翠縷忙忙地趕來，道：「請奶奶姑娘們到櫳翠庵去。」眾人都問她：「為的什麼事？」入畫道：「我們那邊的梅樹少也有五六十棵，也數它不清。我們剛才回去，聞得香得很，走將過去也駭了一跳。而今什麼時候，山上山下的梅花一會子開遍了。姑娘們不信，大家去瞧瞧。」惜春當先便走，口裡只說：「這也是胡鬧的話兒。」

寶玉等也跟了她去。果然進了庵裡，紅英綠萼香豔撲人，姊妹們無不詫異，只有史湘雲望著梅花只管點頭。眾人拉住她盤問，史湘雲笑道：「我又不是打卦的先生，知道什麼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為什麼點頭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奇了，見了梅花只好直著頸脖子？你們可知道古人的詩說一個『強項一生少回步，只因花下屢低頭』麼？」

眾人也笑了。李紈道：「是了，比著海棠的上林一枝，到底也有個比方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那是一枝，這裡是滿樹，又是幾十樹滿放了，自然算了群玉山頭了。」眾人不解她什麼意思。寶玉走進佛堂裡，把這些鐘磬之屬敲敲弄弄，姊妹們也來看看經典，坐下來喝些龍井茶。黛玉、寶琴便想起妙玉，眾人都替她歎息。李紈就說：「咱們府裡真個極盛起來了，也沒有什麼缺陷的，就算老太太過背了，老太太的壽也很高，咱們的老爺，又這麼忠厚積德，真個天恩祖德，日引月長。只是算前算後，可惜了一個迎姑娘兒。」

黛玉就冷笑了一笑。平兒道：「你們可懂得林姑娘的笑？前日璉二爺進來，說起孫家也壞了事，家產也查抄入官，什麼孫姑爺要來借銀子。便想著他從前那等的勢力，咱們迎姑娘也送在他手裡，而今也有來求咱們的日子。咱們回過林姑娘，林姑娘說：『寧可舍給花子，斷沒有一釐銀子借給他！』恐怕太太心慈，吩咐門上回絕了。聽說一家子下了刑部監，這幾天不知拖到什麼樣兒，倒也報得爽快。」

林黛玉道：「他們那個罪名兒統不是活罪呢。迎姑娘在地下也吐氣了。」眾人都替迎春稱快。黛玉道：「罷了，往後大家約著，再也不要提一個孫字，提起來我就怪煩的。」眾人心裡也感黛玉的義氣，也覺得她恩怨上過於分明些。眾人又將別的話說了一番。晴雯過來說：「酒已擺在怡紅院內。」

寶玉等仍舊回來，月亮剛剛地正好。姊妹們也不敘齒，只是團圍坐下，大家撿些精緻涼爽的菜果，吃了些，也喝些綠豆曲的薄荷冰梅酒，又是鵝油炸的拖粉蘋果片、雞油炸的拖面粉菊葉、鮮蝦仁餡子的胡桃飛面合子、螃蟹肉的包子、麻姑天花小卷、蒸桂花膏的鬆米風糕、鬆仁和玫瑰的冰油瑪瑙酥、野雞絲的小薄餅，只將杏酪荷葉稀飯、青精夾桃湯、碧香粳米湯、煮小米幾樣過口。吃過了，留些茶果兒，開了梅片茶來。不喝茶的，只叫小丫頭站在旁邊，剝新鮮的蓮子肉兒。黛玉卻坐在一棵槐樹下的龍泉窰青花磴上，鬢邊落了好幾個螢火蟲兒，閃閃的亮光，也有幾個落在她衣上來。寶玉就拿了一柄芭蕉扇替她前前後後地趕。寶釵笑道：「寶兄弟，太早了，留點勁兒替你妹妹趕蚊蟲，要坐在床沿上趕才好。」

黛玉也心心相應的笑道：「只不要使猛了，掉下一個好活計的肚兜兒。」寶釵也笑死了，說道：「好一個貧嘴的林丫頭，一個字兒不讓人。」寶玉將流螢一趕，那些螢火蟲就慢慢地飛起來，寶玉就呆呆地望著。探春只道他看著黛玉，就笑道：「寶哥哥，你要替林姐姐畫一幅喜容。」

寶玉也不理。寶釵就將一塊羅巾擱過去，說道：「等我也看一個呆雁。」黛玉也笑道：「呆雁身上有棒瘡，賞他些眼淚兒才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防人家的眼睛腫得葡萄似的。」黛玉就走過來，坐在寶釵身上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，算得會說話的了。」寶釵也笑作了一團。她兩人的話眾人都明白，只有寶玉字字清楚，見她兩人雖則機鋒針對，卻也玩玩笑笑，好到這個分兒，心裡就百分地快活，說道：「大家通在這裡，咱們趁著這個月亮，到底弄個什麼玩兒？」李紈道：「從前在這裡替你慶壽，鬧得什麼時候，今日也照依的鬧一晚可好？」

探春道：「什麼天氣，還經得起喝酒，再則前日鬧過酒，也不犯著地重複了。咱們且弄個清趣的事情，愈玩愈靜，大家迎著這個涼風，心裡頭就像天上的月亮才好。」寶琴道：「越玩越靜，除非央及林姐姐彈一曲琴。」眾人齊聲說好。黛玉也高興，就叫素芳取琴過來。寶釵恐怕受了風露，大家都到步簷下欄杆內，近著建蘭盆兒坐了。黛玉就月明之下，擺了琴桌，撫起琴來。順手和一和，恰好地和了宮調，為梅花開了，就彈起《梅花三弄》來。彈到第三段，凜若冰霜，惟有青鬆與翠竹長青，可以結伴為兄弟，李紈只管點頭。彈到第四段，梅自清香，月自潔白。史湘雲只管說好，惜春也贊歎：「這個琴索之聲和入風籟，倍覺得月白風清，天空地回」

黛玉彈到第十段，韶舞兮虞庭，瑞章兮黼黻，儼若王臣，齋莊中正，金玉玲瓏，那天上的月亮正恰好地月華起來，一個萬里長天就月華遍了，恍恍惚惚，有一朵五色祥雲低下來，罩著院子。黛玉還要彈下去。王夫人怕的夜深寶玉乏了，叫彩雲、琥珀過來，催他們早歇。再若不歇，自己要過來。眾人只得散了。惜春同史湘雲回到櫳翠庵，丫頭們只管看著惜春，說道：「不知怎麼，姑娘面上像吃了酒，紅光豔豔的。」

惜春照著鏡子，果真的，自己也不解。這惜春畫的大觀園圖兒卻裝成一個手卷放在桌上。史湘雲就笑著磨起墨來，打開卷子，摹仿了惜春筆跡題一行款，寫著：「某年某月某官銜賈政命次女賈仲春恭繪」，重新地卷好裝好。駭得惜春只管問她，史湘雲只是笑著，就睡下了，惜春也睡不提。到次日五鼓，寶玉入朝謝恩，立即召見。原來元妃在妃嬪之中十分賢德，聖眷本優，只是聖人之世有功方用，不肯推恩到戚誼上去。故此賈政一門也只照常供職，就是升遷上去，也只靠居官清廉勤慎。這一日，寶玉因考受知，聖情徘徊，想到世臣之家終有家教，怪不得元妃賢德，也是平日聞教有方，就將元妃留下的筆墨冊籍查閱起來。大半是感頌天恩，勉勵父兄弟盡忠盡孝之詩文。又有一個紀恩冊，是單記省親的恩典，開首一篇序文《紀恩序事》後載了多少唱和詩，內有寶玉的詩，原先已經出色，怪不得壓了群才，因此，寶玉謝恩，便在熏風殿召見起寶玉來。寶玉跪謝之後，俯伏候旨。聖上先問他祖父功勳，又問了賈政的歷任地方，又問起元妃省親。寶玉一一奏畢，就賜坐了，將紀念冊賞給他瞧，也問起大觀園的光景。寶玉奏說有圖，就命飛馬取來進聖，也將內府收藏的丹青賞給寶玉看了。不一會子取圖進呈，天情甚悅，看到後面一行題款，就問道：「這賈仲春就是賈政次女麼？」

寶玉摸不著，聽見問了，就跪奏了一個「是」。又賞他坐了，也將這圖賞給他瞧。又說：「這丹青秀潤，很有古人的法度兒。」

寶玉看了題的款，也不知什麼緣故惜春就改做仲春。寶玉仍舊將大觀園的圖卷送上去。便命他回去。寶玉謝了恩，回來見了賈政、王夫人等，也請賈赦過來。告訴大家為史湘雲題這個款兒題得詫異，恐怕惜春要選入宮闈。正在徬徨，便有中使到了。賈政、賈赦即忙擺著香案接旨，方知畫大觀園圖的賈政之次女賈仲春，選入鳳藻宮供職。賈政等跪送了天使，就了不得忙起來。這些送賀的，更不必說。到了司禮監擇吉、行聘之後，益發日夜忙碌。那邊尤氏平日與姑娘不十分投合，一聞得了旨意，連忙過來要見一面。誰知朝庭的規矩森嚴，一宣了旨，便有內宮過來侍候，連史湘雲也搬到黛玉處歇下，直等仲妃入宮之後方得搬回。寶玉也只住在寶釵那邊。王夫人也只許早晨進去請一個安就出來了。這賈仲春即賈惜春雖則一意修行，今有君命，如何敢違，又且夢中見過元妃將冊子賜觀、冠服授受，史湘雲又三番幾次指示先機，自然沒法的了。

到了入宮這日，說不盡的恩榮富貴。賈政便吩咐合家兩府都稱仲妃。這仲妃為人一切都像元妃，更還謙和節儉，詩禮之外，又善丹青，十分稱旨，就襲了元妃封號，也晉封為鳳藻宮尚書，加封賢德妃。賈政以下俱各大喜，祭各家廟，開設賀宴，十分地繁華熱鬧。賈政便會齊了兩府內兄弟子姪及林、姜至親，合著內眷們，擺了家宴。苦口地說著天恩祖德，大家將忠孝兩字，彼此警戒一番。自賈赦以下，無不志誠悅服。

隔了數日，仲妃就叫內宮出來傳諭，道：「咱們家天恩祖德上到這個分兒，盛也盛極了，只有『小心赤心』四字吩咐一家子，我今有五條規矩，發交下來，大家遵著。第一，我這裡勤儉節省，用不著一些家裡頭的物事，釐毫絲忽不許進一點子物事兒。違了我的言語進上來，我立刻奏聞請旨治罪。第二，林嫂治家甚嚴，一家子遵她的約束，事事往樸實節省上去，不許一點浮會，園亭也儘夠了，不得再興土木之功。第三，一家子不用望我的賞賜，我這裡賞賜物事很多，時節存餘，我總要奏繳上去。第四，一家子居官清廉，存心忠厚，無日無夜地積德行善，只想著從前老太太的為人，長久地保著天恩祖德，我就不能見個面也放了心。第五是史湘雲封為靈妙真人，一家子恭敬伺候，發下一幅史真人的真容，有我侍立的像在上面，就供在櫳翠庵的堂上。」

賈政就跪著執筆記了。送過天使，叫黛玉恭恭敬敬楷書騰書，裝裱好了，掛在榮禧堂中，遇著朔望也焚香拜讀。賈政知道仲妃賞識黛玉，心裡又服她的才，往後遇著難處的事，也同黛玉商議。黛玉只是見性很快，一見便望見了水底似的，將一定的道理衝口就說合來。賈政只是歎服。還告訴林良玉說：「你們這一個令妹，怎麼樣做了一個女孩兒，若做了個男子漢，真個經天緯地的，咱們老頭子，趕不上罷了。只怕連你們統不如她。我只望著，她替我生下一個好孫兒，咱們這府裡敢則還撐起來呢。」

良玉也點頭說道：「本來舅舅的恩典，疼她得很。論起她的聰明兒，實在也少呢，外甥們背後統也服的她。她那個見性還了得，不要說尋常的事情處分地二十分妥當，她只一口兒說合來，就便同她議論些朝政民情，也亮得緊。她那個記性兒也好，不拘什麼，見過了就不忘記，實在的沒有人趕上她。」

賈政聽了，也只有點頭的分兒。還有賈璉跟上說：「就仲妃進宮一節，各色各樣沒有個舊帳，表妹只一晚上的算記，到了後來沒有遺漏了一點，也不用我補出一半句的話兒。不知道的說是咱們家出過一位姑娘，諸事有個舊規矩。知道的便曉得從前這位姑娘是在宮裡冊封的，而今這一位是召進去的。不是表妹一個拿主，這個大事怎麼就辦得過來。」

賈政道：「真個呢，不是你說，我倒反沒有想著呢。我只外面接應，也忘記了一件件地妥當，也沒有管事的盡著上來回話。辦了這麼一件天大的事情，這府裡倒也清清閒閒，像沒有事情的，可不真個的難為了她，她見了我，也從沒有露出一點子的辦事形狀，這還有什麼說的。只是寶玉這個沒料的，天天跟著一塊，學也學一點子。你們瞧他，還是那麼傻，這就怎麼好。」

良玉笑道：「他的福分兒很大呢。祖宗時誰巴急到賜坐來，偏是他有這個聖眷，連而今的娘娘也是他奏對起來，才有這個旨意。咱們誰還趕得上他？舅舅也不要說印傻了。」

說得賈政笑起來。賈政道：「他這個孩子，懂得什麼，我正愁他為了這些上心肥眼大地盡著搖擺，狂得沒影兒起來。你們知道我年紀也上了，精神也差了，天天同這些司官們書辦們鬧，要不留心，他們就鬧一鬧鬼兒，也還有自己問的堂事，哪裡有工夫管這小子。就便空閒了喝他幾句，他一定是個耳邊風。你們做哥哥的，嚴嚴地替我教訓他，瞧見他有什麼不好，箭直地回我，狠狠地打他，這才好呢。」

林良玉、賈璉盡曉得賈政性情夸方，只得答應連聲。賈政道：「明日衙門裡倒有幾件事不放心，要自己問問才好開發，我今日也要早睡了。」

林良玉、賈璉也就走開。不知賈政到衙門裡辦的什麼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